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六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六十七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改得頤家世宿州管州管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皆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通志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  
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未可離社  
廟又在於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  
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守其宗廟所  
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  
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七卷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  
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  
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入之所以順從  
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  
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  
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

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庶人自不能行之。比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存，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苗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曰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亦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上

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鬱尊，漬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男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

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於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以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此後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鄭子取首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皆人戚即非皆人戚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上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春絕亦皆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沒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實充以外孫韓謚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

秀已議其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

行傳覽晉人滅鄆春秋襄六年晉人滅鄆鄆音以陵及通作繒教

言是謂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散其祀故言滅言嬴姓繒以

姓皆子爵國秦以呂政絕按通鑑秦昭襄王時太子柱有庶子楚

為晉子趙陽星大賈呂不常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

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常因納卬卬美姬有娠

而執于楚生政實呂氏既而昭襄薨政生十三歲得立為王是為

始皇而嬴姓之秦遂絕晉以牛膾絕按通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

口水通寶名負圖有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晉愍時已符

七馬之數晉初又有牛繼馬後之語故懿深忌牛氏既其時牛金

厥後琅邪王觀之妃夏侯氏海小吏牛金私通生膾父長嗣觀為

王永嘉之亂遂即位於建康是為元帝而同馬氏之晉亦絕晉充

以外孫熹為後通鑑晉武帝太康三年魯公賈充若病自憂熹

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

孫熹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視表陳之云充嘗

意帝詩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為此及太常

議蓋博士秦秀曰充持札弱情以亂大倫昔卽養外孫若公子為

後春秋書晉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法氏

紀度曰荒請蓋

荒公帝更曰荒

荒公帝更曰荒

荒公帝更曰荒

荒公帝更曰荒

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孤寡多姓氏紛錯易

至殺亂故於涼頃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

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

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

之適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

合祖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

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

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

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太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之

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

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是

弟宗之為之服期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功繼曾祖者  
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緦  
自此以後代常趨一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  
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與大宗而後  
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與繼  
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太宗只是二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  
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禰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入  
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太宗小宗之  
法而然與

###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  
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  
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斂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待此以厲  
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  
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  
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  
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出失以謂士之  
有諫自賒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

大權

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稱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懼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補註按檀弓鄭注公及哀公將貢父死之留人浴馬有流天在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漢陳寔謚文範晉陶潛謚靖節隋王通謚文中子唐孟郊謚貞曜皆故舊門人所私謚也

尹和靖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報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五峰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

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欲慕慕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善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不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

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本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禽獸亦生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備苟知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服以衆告之必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論運而輻集台為朝觀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觀者歷子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非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湮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

盛衰未大不掉之外與豈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制國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列國皆為之即邑發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其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效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後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財賦負錫銜納成之徒園觀而合從大呼而成時則有數人而無數吏人怨于下而史畏于上天下相合後守劫命而並起咎在人怨非即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焉秦之狂向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撥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目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色立中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禁狷時起唐害方域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安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豔貨事戎大比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見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



彭丹利俊財估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知之何父夫即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僕知孟舒於由叔得理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及黜之簡清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及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僕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入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及黜之化莫得而斤明譴而尊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縱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袂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摩矣曷若舉而後之以全其人乎僕事然也今國家盡制即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釋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高周漢封建而承秦即邑而從九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橋而亦之垂三百就大業亦因循何係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天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政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備於子孫也案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善也助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公夫封建者世世而理世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特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親德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

邑以盡其封爵聖賢生于其時非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其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知孟舒於田叔通鑑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何足以知之曰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頭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生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雲中一入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我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即頭曰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孟舒聞張上以身死之豈白知為雲中守哉漢楚伯距上卒罷散而匈奴冒頭新服此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散不忍出言上爭臨成死有死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戩之哉是乃所以為長也於是上曰賢哉復詔以為雲中守得魏尚於馮唐事在漢文帝十四年

張季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對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不能相下比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夫莫不有法

五峰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禹因之至桀而亂成

帝王公天下  
大端  
本  
聖人  
法天  
而不  
私也

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又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及覆季於須臾間也○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庶民食其力諸

侯執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有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以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龍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實是謂緬國必相疑之勢其於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

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其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集覽注父偃按漢書主父偃臨淄人初學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武帝朝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府徐樂嚴安亦上書言世務。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拜偃為郎中。一歲四遷。後拜齊相。編召昆弟。饋客散五百金予之。○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在得人。若是簡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密。曰歸於得人。其初嫌他恣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

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管見。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比亦難行。恐富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懦弱。漸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操總強兵。相若相戮。馴致大亂。沈憫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豈定是無古。又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亦不得也。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

大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  
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掌  
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  
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管添國數  
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  
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齊七百  
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王氏說云大國多兼數畿也是如此後  
來只管并來并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  
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  
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  
不能得韓彭黃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

頃刻有人說道此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  
他到小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自者  
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洽農然後士農判在學  
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  
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  
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上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  
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能定志于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誅

生民之道  
為本

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今以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有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入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意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生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必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不至。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日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

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文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孰黨序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

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臣直輔翼，後柔漸清，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

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罷。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鑿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

先王  
建家  
造士  
之本  
意

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也。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書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行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

三代  
之季  
至用  
大備

骸之束齊其耳目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知者由是可  
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  
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改及者也后世  
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  
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三代  
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  
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  
孝弟之義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  
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孝在上則司徒總其  
事樂正宗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

也易在斯時藏脩游息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  
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  
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單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  
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  
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  
人材眾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釋其類而習  
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  
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  
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朱  
之監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



開設  
本意

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為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群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者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重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二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孝弟睦婣則族師書見其所以教人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一域禮鎔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鄉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毫瀾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

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真真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於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日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

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  
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兄弟  
本末其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士之頒  
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  
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  
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口亦有塾閭內致  
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

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  
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言  
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感旱作霖雨和美惟馨稱其相濟倚賴  
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  
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  
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之而不疑信之篤則  
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礼貌尊而其勢重責之  
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傳之禮坐而論道  
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知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  
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  
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

從也。任  
如多一字  
不占一惡字

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上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撓。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上道。走君。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保。而其勢輕。動輒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臣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不弗願處也。奸邪之人。亦知其易搖。且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

不能大治

陳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孰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始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至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辜矣。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不惟眾之從

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

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肯自辯知人則括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言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聖王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其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寡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諛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二人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

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詳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為行足欺惑世俗及其得志為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希心腹根深蒂固年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委重於死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也而惡也也桓公曰君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也而不能用惡也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

故同也夫國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集覽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曰赤蓋郭公也注郭公名赤公羊傳郭者號左傳如字讀國語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也而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能何至於亡父老曰善也而不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不其所以為才者曰心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善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

人君勞於求資  
明君恭已而成

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其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后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古者疇咨舜於后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貴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疎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不避嫌而

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也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矣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

治必與循學

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繫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汲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間其御黨愛側黷聞猜嫌固日擾乎方寸之道而奸為說賤詭詐眩眩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至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善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夫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至大之事屬之

於人而不先為善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  
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  
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  
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畜  
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事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蕕之助所  
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卒措刑賞所以施  
於外者必無偏波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  
有以害善且政事而其道謾董梁使人不自知竟而與之俱化則  
其害豈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則此輩其類不同善其

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  
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  
以灼見其精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  
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  
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也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  
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  
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  
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  
謂必知后日當有变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  
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孝識重爵祿  
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必壞風俗日偷

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  
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  
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  
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  
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  
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冥為  
伏節死義之卒哉集覽張巡許遠注見前按唐鑑  
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果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響應已而賊將  
引兵至城下果卿率兵才八日以城守未洽而賊賊將執至洛陽  
殺之果卿罵不絕口○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  
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幸朝皆君子  
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振撻抵牾已足為慮况居侍

從之列乎况居承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一三大臣  
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  
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  
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  
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  
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  
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  
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也而稱之至石必累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為國為  
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



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遠其  
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抑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  
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  
間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盛  
根錯節以觀其斷接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多養之既深異時  
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上者通而治也君子  
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上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  
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  
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宋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上必明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上必闇上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  
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  
也其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  
定於內矣

曾熹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是  
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  
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莘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  
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  
之命之泛如斯養而賢者有不肯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  
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

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月尸位  
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  
有難舍者嗚人君位處崇高且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  
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  
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  
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  
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  
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  
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嚴旨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  
難也○任用人才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  
意獨用已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煥衆取諸人以為善然

後曰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  
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  
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士一牧共推之若不  
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  
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豈不難哉功成而後中立不得安  
於胡矣况大於此者乎集賢堂宗准蔡功成而後表中立不得安於  
使員少減死弟少陽自領軍討小陽陰養亡命未幾死其子元濟所  
嗣却乃派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  
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  
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德師道素養刺客奸人客請密在刺元衡  
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或暗射殺之又李德裕首  
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奇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  
兼義節度使充淮南宣慰使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鄭元即度使李烈  
先禽賊將夏士良及秀對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  
兵至蔡州成摯為鴉池混軍李德裕鳴入處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  
城巨戰已而就禽檻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十

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為白主而縛之堂排之也。奸邪之人其為

詔度以千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中立度義字也。○奸邪之人其為

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熊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甲第

然後發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謂近習

類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

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

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上隆於上威擅於下大

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

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

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始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

者可不畏哉集覽城狐社鼠各齊通華曰城狐不滿社鼠不燿謂其所據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

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嘗讀劉向說死所載子嬰拜君

所誦行○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立法而已

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職治之体知事之

要與庸人相懸蓋平百而士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卒然人之賢

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

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

用人亦何益哉生民木戚係於用人之當與否用得其人則民賴

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若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

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

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

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食三吐其哺沐三握其髮趙文子  
賢大夫也所卒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鳴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  
所卒莫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  
治好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  
之言而深切教戒也集覽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檀弓魯有初也  
子所卒於晉國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所圖書

所圖書

公孫

公孫

所入  
圖  
書

